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序

禮記中。坊記。中庸。表記。緇衣。四篇相次焉。沈約謂此皆取子思子。有徵哉。漢志子思二十三篇。新唐志子思子七卷。蓋傳者微矣。其在禮記中者。坊記。表記。緇衣。其別皆稱子言之。古稱師曰子。知其爲子思門人記之也。則與中庸爲子思作而不稱子言之者。體例不同。九江朱先生曰。三篇子言之。皆子思子言也。斯從沈約說焉。韓文公曰。孟子師子思。而子思之學出於曾子。今讀此三篇。皆與中庸相發明。固承曾子而開孟子。緜緜乎其克以孔子之學世其家也。今之世。去子思子之世。雖遠云何。其言有逆覩今之世而先言之者。其在于今。變而通之。其學則體立用行。足以濟中邦斯民於生生也。朱子著中庸章句。今有賴焉。

若此三篇明季黃石齋爲之集傳將以納忠猶未暇攷之深爾禮家諸說自鄭康成注以來大抵釋此爲孔子言而不察此爲子思子言其有不安則謂記言者之失也殆讀其書而未論其世歟春秋哀公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是孔子所脩者至獲麟止也左傳哀公二十一年夏五月越人始來迨踰年而越滅吳矣坊記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此子思子時魯春秋也異於孔子所脩者以吳楚言也故坊記引論語緇衣引葉公之顧命皆在孔子後也子思子之世由春秋時而將遞戰國時周衰甚矣故表記言周道者言其民之敝欲救其民之失道也非議周道也烏可淆以孔子時欲爲東周而言周監二代之文者乎其他諸說或於鄭注外不稽古訓不參文法遂執一以疵其言者

妄也。將使記言者欲垂示天下萬世之心。無由明矣。胡亮不敏。冀有所明。致辯於斯。斯曰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三篇分卷。而又附錄焉。都爲四卷。斯雖區區。以俟君子。昔嘗語同人曰。三禮之學。漢鄭注尙焉。惟不無所遺也。亦不無所失也。惜乎唐孔穎達疏不能補正以明之也。六藝論曰。注詩宗毛爲主。毛義若隱略。則更表明。如有不同。卽下己意。使可識別也。此詩鄭箋之補正毛傳也。漢季之後。遞宋以延於近代。禮家讀鄭注者或補正焉。其說之散見者。則苦難見矣。其說之萃會者。則采之未皆狐裘粹白也。而鄭義之善者或因以不章。且鄭義之善者旣無須補正矣。孔疏申之。何其詳以博也。禮家或汎汎然又從而衍之。不亦繁乎。此學者所以言禮學之難也。況異學蔑禮。將曰禮

失而求諸野。室矣。其敢不懼邪。迺年方欲約禮家言爲鄭注補正。每分節以謹案明之。其後申以釋曰之辭。猶疏義也。其辯孔疏者亦列其中。雖訓詁之微。且不遺之。其宜音者。依陸德明釋文例爲音。可始學資也。朱子儀禮經傳通解。江氏禮書綱目。此宜有酌乎鄭注者。先導焉。庶幾博而有要。易而無難也。今朝亮乃年六十有九。于飛三日。旅巢悲秋。昔之志將莫畢歟。乃脩舊藁。其完者。惟子思子言三篇。其餘方草刱。兼大戴禮。皆附錄存之。若禮運篇明天下爲公爲家者。若學記篇宜萬世法者。若儒行篇皆孔子言而申其義者。藁中亦苟完矣。大戴禮所存。若曾子十篇。辯阮氏本誤登非周公之言也。若武王踐阼篇辯席銘几銘觴豆銘戶銘諸誤解也。若衞將軍文子篇辯盧氏注未悉

諸賢行狀也。是故禮說之要。實通時務。今所爲論語集注述疏子適衞章。有旁及禮經者。論語答問亦旁及之。若孔子之母殯於五父之衢。以左傳例之。斯殯故宅之禮也。而以爲道殯者誣。貞女。古禮有之也。而以爲非禮者誣。拜者答者。皆由禮之性而生也。而以爲強制者誣。旣旁及詳焉。斯不具也。順德簡朝亮序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目錄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

順德簡朝亮述

坊記 坊古通防

謹案禮爲民坊。反禮者刑。當命而令之。皆以助禮之坊也。非妄設坊也。子思子每言之。門人皆記之。故名之曰坊記。隋書音樂志稱沈約之言曰。中庸表記坊記緇衣。皆取子思子。禮孔疏稱鄭目錄曰。中庸。孔子之孫子思作之。釋文稱劉瓛之言曰。緇衣。公孫尼子所作。由是言之。中庸稱仲尼曰者。孫稱其祖之字而述之也。蓋猶禮祝辭所稱也。則中庸爲子思作之。信矣。若夫坊記。表記。其篇首稱子言之。皆與緇衣例同。蓋稱子。則著其爲師也。斯皆門人述子思

而作者歟。其篇首皆稱子言之者。別乎論語而變文也。其下或稱子云子曰者。以篇首旣別則無嫌也。皆子思也。非孔子也。故坊記引論語焉。坊記曰。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其言越者。子思子据其時魯春秋而言也。故緇衣亦引葉公之顧命焉。葉公卒於孔子後也。葉舒涉反

釋曰。陸氏釋文引鄭云。名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据鄭目錄焉。鄭不統六藝爲禮坊。於義未融也。且坊記引論語矣。豈惟六藝乎。孔疏於坊記篇首稱子言之者。以爲一篇總要。故特稱也。是矣。而於坊記諸稱子云者。以爲其意稍輕。非也。其意皆承篇首而申焉。公羊傳有子沈子曰之文。何休云。稱子冠氏上者。著其爲師

也。不但言子曰者。辟孔子也。今記者首稱。別乎論語。豈可稱子孔子曰邪。如稱子思子。則無以著其爲師矣。故首稱子言之也。論語稱子云。吾不試。故藝。蓋子云有然。今記者首稱則不同。是先變文以爲別也。漢志。子思二十三篇。公孫尼子二十八篇。新唐志。子思子七卷。公孫尼子一卷。蓋沈約在梁時有攷焉。劉瓛在南齊時有攷焉。漢志公孫尼子下自注云。七十子之弟子。蓋班氏亦略言之爾。冠讀去聲。辟與避通。邪讀若耶。

子言之。君子之道。辟則坊與。坊民之所不足者也。大爲之坊。民猶踰之。故君子禮以坊德。刑以坊淫。命以坊欲。辟音譬與平聲

鄭氏曰。民所不足謂仁義之道也。失道則放辟邪侈也。文

曰。言嚴其禁尚不能止。況不禁乎。命謂教令。辟與僻通

謹案此經文之首。蓋一篇總要焉。禮謂道之節文得中者也。民之失德。或太過。或不及。而皆有所不足焉。若民習不矣。其所不足尤多也。故正民德者必禮以爲之坊矣。禮大道也。大爲之坊。民猶踰越之。安可無助禮之坊邪。明乎出禮則入刑。不可無教命也。故經下文每曰以此坊民。蓋謂禮坊焉。非皆列其踰禮坊若斯乎。周書呂刑曰。伯夷降典折民惟刑。遂曰。伯夷播刑之迪。蓋伯夷典禮。其折民者播告以刑而迪命也。周官大司徒曰。以五禮防萬民之僞而教之中。又曰。以鄉八刑糾萬民。蓋教命以糾之也。坊猶防也。淫者非禮之甚也。欲者非禮之漸也。糾吉酉反

釋曰。禮經解云。夫禮禁亂之所由生。猶坊止水之所自來也。蓋禮嚴其禁焉。故刑法命令。其禁皆宜嚴矣。此鄭義也。伯夷舜時典禮者。詳尙書集注述疏。周官大司徒言五禮者。鄭司農謂吉凶賓軍嘉也。其言八刑者。謂不孝不睦不婣不弟不任不恤造言亂民之刑也。婣與姻通。或曰。命如孟子謂有命焉之命。故以坊欲也。然命當罕言。何以坊民乎。是於經下文不貫矣。

子云。小人貧斯約。富斯驕。約斯盜。驕斯亂。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故聖人之制富貴也。使民富不足以驕。貧不至於約。貴不慊於上。故亂益亡。慊音歉亡古通無

鄭氏曰。約猶窮也。此節文者。謂農有田里之差。士有爵命

之級。慊恨不滿之貌也。慊或為嫌。差楚宜反

謹案左傳曰。在約思純。蓋非以責民也。孟子曰。若民則無恆產因無恆心。苟無恆心。放辟邪侈無不為已。此論語所以言富之也。富之則民不貧。曲禮所謂庶人之富也。庶人而能仕者斯貴焉。經所以由富而及貴也。禮說。慊。古通嫌。因為異文。貴不嫌於上。則無僭亂矣。益者漸進之辭。亡古通無。大盜亦亂。故統言之。論語曰。好勇疾貧。亂也。此盜亂也。議者曰。古制恆產。今不能然。如薄稅斂以富之。則飾而有文也。是禮也。其無盜亂乎。子思子言禮為民坊而先及盜亂也。可不念乎。

釋曰。古制。百畝之田。五畝之宅。里居及焉。其差等也。公侯

伯子男。爵也。卿大夫士。亦爵也。自一命至九命。非九級歟。周官詳矣。此鄭所据也。引左傳者昭二十八年文。漢書趙充國傳。避嫌作避慊。蓋古通也。

子云。貧而好樂。富而好禮。衆而以寧者。天下其幾矣。詩云。民之貪亂。寧爲荼毒。故制國不過千乘。都城不過百雉。家富不過百乘。以此坊民。諸侯猶有畔者。好去聲幾如字荼音徒乘去聲

鄭氏曰。天下其幾矣。言如此者寡也。寧安也。大族衆家恆多作亂。詩言民之貪爲亂者。安其荼毒之行。惡之也。古者方十里。其中六十四井。出兵車一乘。此兵賦之法也。成國之賦千乘。雉度名也。高一丈長三丈爲雉。百雉爲長三百丈方五百步子男之城方五里。百雉者此謂大都三國之

一。行去聲惡烏路反

謹案論語曰。貧而樂。謂樂道也。今言好樂者。好此樂也。論語曰。回也不改其樂。蓋好此樂矣。詩大雅桑柔篇。荼苦者。謂苦毒。千乘百里之國也。孟子曰周公之封於魯也。爲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儉於百里。謂其制之不過焉。子思子當周衰之季。由春秋時而將遞戰國時。天下不從亂者幾何。列國諸侯。率大夫家富專都城者。兼幷違制。而畔天子也。於是乎貧民從之。而荼毒甚矣。故子思子言之則多危辭。蓋以明禮坊之必不可失也。拚府盈反

釋曰。詩蟋蟀云。好樂無荒。或以疑此經。非也。詩豈爲貧者言乎。鄭注言千乘者。蓋自周官及司馬灋之制。而推之也。

孔疏申之亦失之矣周官大司徒云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豈不異於孟子乎襄二十五年左傳云昔天子之地一圻列國一同自是以衰此子產之言也孟子之言猶此也圻與畿通王畿方千里也同者攷工記所謂方百里爲同也以百里而開方則萬里矣況方五百里者乎何其制之過也衰讀若等差之差論語包氏注云古者井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百里之國適千乘也今攷詩魯頌云公車千乘遂云公徒三萬蓋一乘三十人也周官小司徒注引司馬灋云革車一乘士十人徒二十人其數與魯頌同今孔疏引司馬灋云長轂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其數則又不同蓋司馬灋有田穰苴附之爾非皆古之制也

史記言之矣。隱元年左傳云。大都不過參國之一。參猶三也。

子云。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故貴賤有等。衣服有別。朝廷有位。則民有所讓。夫音扶朝直遙反

鄭氏曰。位朝位也。

謹案章明也。經上文曰。禮者因人之情而爲之節文。以爲民坊者也。蓋禮有節文。於人情疑者章明之。微者別察之。故此文曰。夫禮者所以章疑別微。以爲民坊者也。禮之章疑者皆欲別微。斯凡事如禮而止所淫。則人情無嫌矣。豈不可紀乎。故經下文曰。夫禮防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經以三者。特挈其文互通其義。而遂以

其義之尤易見者各隸其文而敘焉。周書無逸曰、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左傳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是不惟若詩關雎序言不淫其色也。而淫色尤易見者、故經遂分言之。則其餘可推也。禮本德坊淫。反禮者刑、故曰。刑以坊淫。學者觀其會通可也。易以智反

釋曰。史記有章明較著之稱。經下文鄭注云、章明也。今以舉於前爾、中庸云、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今言別察其微也。周書言淫于逸者、若淫聲之樂該其中矣。引左傳者莊二十二年文。禮家說於經文特挈而言禮者。惟三分之而不以爲互通也。則經文若參差然。荀子王制篇云。夫兩貴之不能相事。兩賤之不能相使。是天數也。勢位齊而欲惡

同。物不能贍則必爭。爭則亂。亂則窮矣。先王惡其亂也。故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貧富貴賤之等。足以相兼臨者。是養天下之本也。荀子說與坊記略同。所異者。子思子自性善而言制禮。荀子乃自性惡而言之。學者辨焉。

子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家無二主。尊無二上。示民有君臣之別也。春秋不稱楚越之王喪。禮君不稱天。大夫不稱君。恐民之惑也。詩云。相彼盍旦。尚猶患之。相去聲盍音曷

鄭氏曰。楚越之君。僭號稱王。不稱其喪。謂不書葬也。春秋傳曰。吳楚之君不書葬。辟其僭號也。臣者天君。稱天子爲天王。稱諸侯不言天公。辟王也。大夫有臣者。稱之曰主。不言君。辟諸侯也。此皆爲使民疑惑。不知孰者尊也。周禮曰。

主友之讎。視從父昆弟。盍旦夜鳴求旦之鳥也。求不可得。人猶惡其反晝夜而亂晦明。況於臣之僭君。求不可得之類。亂上下。惑衆也。辟與避通。皆爲之爲去聲。從才用反

謹案經下文再引春秋者。皆曰魯春秋。明非孔子所脩者也。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今孔子所脩者。削書吳之文。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今孔子所脩者。削書及之文。蓋所引爲魯春秋也。而此引春秋不言魯者。以此稱楚越。則表其爲魯春秋矣。孔子所脩者。於哀十四年獲麟絕筆焉。哀二十一年左傳曰。越人始來。始通魯也。通魯而史乃有書。哀二十二年左傳曰。越滅吳。越王句踐滅之也。故坊記稱楚越。明與春秋

傳稱吳楚者不同。蓋越王句踐之喪。則在孔子所脩春秋後矣。子思子引魯春秋而不引孔子所脩者。以其大義略同。故引國史則其時共知也。詩逸詩。相視也。句音鉤

釋曰。引春秋傳者。宣十八年公羊傳文。鄭據孔子所脩春秋而言。故其言越者於義未析也。孔疏以爲非當時之事。亦失之矣。莊七年公羊傳云。不脩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君子脩之曰。星霣如雨。蓋不脩春秋者。孟子所謂魯之春秋也。其在子思時。魯春秋必有續書者矣。魯春秋於楚之王喪。既不書。於越之王喪。亦不書。後史如前史之例也。孔子所脩者。不書楚之王喪。因魯春秋也。此所謂筆則筆也。而又有削則削焉。故孟子則謂孔子作春秋也。引周

禮者周官調人職文。鄭但取其稱主之言。非以坊記此經言讎言友也。襄十九年左傳宣子於大夫荀偃稱主矣。鄭調人注据焉。雨星之雨讀去聲。霣與隕通。或曰易說卦云。乾爲天爲君。此孔子說也。故孟子稱孔子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今子思子言之。何以不稱孔子說乎。夫孔子述而不作。斯有天下公言而孔子述之者矣。禮喪服四制云。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大戴禮本命篇略同。其說皆無繫所術也。公言也。坊記稱家。自大夫而言。故曰家無二主。喪制稱家。統庶人而言。故曰家無二尊。其理同也。相視爾雅釋詁文。

子云。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

坊民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

鄭氏曰同姓者謂先王先公子孫有繼及之道者也其非此則無嫌也僕右恆朝服君則各以時事唯在軍同服爾

謹案嫌者似君之嫌也示民不嫌也者欲辨其似君之漸也得同姓者漸得之也易文言曰臣弒其君子弒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

釋曰僕御僕右車右孔疏詳矣陳氏澔云不同車以遠害也此大失經義焉將同姓皆可疑乎異姓同車豈不害乎且害者何必同車乎曲禮云齒路馬有誅夫齒君馬之年而罰之豈以其害乎非以其有不敬之嫌乎今經言不嫌是嫌其似君而止之也非猜疑之謂也此與於楚令尹威

儀似君之寶也故謂之嫌也釋經者何爲因陳說而疑經

乎令尹詳左傳襄三十一年

子云君子辭貴不辭賤辭富不辭貧則亂益亡故君子與其使

食浮於人也寧使人浮於食

鄭氏曰亡無也食謂祿也在上曰浮祿勝己則近貪己勝

祿則近廉

謹案孔子聖人也而嘗爲委吏乘田蓋人浮於食者若斯

矣故孟子稱其宜曰辭尊居卑辭富居貧斯君子之心也雖

貴者尊以富辭之而不居也雖賤者卑以貧居之而不辭

也乘去聲

釋曰子云自此以下本或作子曰釋文稱焉蓋異文也書

盤庚說云浮勝也。

子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衽席之上讓而坐下民猶犯貴朝廷之位讓而就賤民猶犯君詩云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亡。衽而審反已音紀亡如字音忘

鄭氏曰犯猶僭也齒年也禮六十以上籩豆有加貴秩異者良善也言無善之人善遙相怨貪爵祿好得無讓以至亡已。上時掌反

謹案惡猶麤也曾子曰庶人之孝也以力惡食衽臥席也席坐席也曲禮曰請衽何趾又曰請席何鄉而敬尊者則衽亦坐下焉就位之賤尊尊也若士讓為大夫大夫讓為卿也詩小雅角弓篇毛傳曰爵祿不以相讓故怨禍及之。

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黨與粗通鄉去聲比毗志反

釋曰。禮說。計年者自生齒以上。故序年曰齒。鄭稱禮者鄉飲酒禮也。周官有秩敘之稱。蓋祿秩異者貴焉。論語說。惡食。麤食也。引曾子者大戴禮本孝篇文。竭力事之以力也。孝子惡食。則其美養親焉。若幽風言采荼食我農夫也。釋詁云。元良首也。易傳云。元者善之長也。故良曰元良。斯善矣。鄭釋詩者以爲其人無善而惟善怨焉。此於經文豈叶乎。毛傳之義本荀子儒效篇也。毛詩由荀子傳之。論語云。君子矜而不爭。羣而不黨。今無良者黨爭而不讓。此黨與彼黨爭。各爲一方而相怨。皆以受爵求安故也。卒之無良

而比周以鄙者黨中亦爭焉斯黨愈少矣斯愈見已之名辱而身危矣能不亡乎詩孔疏失之荀子黨作與或作譽者譌也朱子詩傳讀已音以謂終亦必亡而已矣蓋詩有倒文之例今言亡而後已亦痛辭足以戒也已止也或議其不辭非也唐石經於此作音紀之己與荀子毛鄭同今据詩節南山云式夷式已釋文云已毛音以鄭音紀由是推之其字形近似或異讀之亦毛鄭例也詳論語集注述疏荷蕢章食我讀食若飼長丁丈反

子云君子貴人而賤己先人而後己則民作讓故稱人之君曰君自稱其君曰寡君

鄭氏曰寡君猶言少德之君言之謙

謹案經上文曰。則民有所讓。此文曰。則民作讓。經下文曰。則民興讓。此互文也。猶曰。則民有所作而興讓。蓋以明禮坊之效也。禮說曰。莫尊於君。而己之君猶爲之謙。則在己者無所不讓可知也。爲去聲

釋曰。互文相備。諸經有焉。若書堯典之敘四時。易說卦之敘四方。其例也。

子云。利祿先死者而後生者。則民不偝。先亡者而後存者。則民可以託。詩云。先君之思。以畜寡人。以此坊民。民猶偝死而號無告。偝與背通。畜許竹反古音許又反。號平聲

鄭氏曰。言不偷於死亡。則於生存信。又曰。此衛夫人定姜之詩也。定姜無子。立庶子衎。是爲獻公。畜孝也。獻公無禮

於定姜。定姜作詩，言獻公當思先君定公以孝於寡人。又曰，死者見偕，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無理也。衎苦旦反

謹案死亡爲國家死亡者。出行在外曰亡，存在國也。利祿先之，念死亡者也。方氏曰，若周官云以其財養死政之老與其孤。若曲禮云去國三世，爵祿有列於朝是也。不偕，大學所謂民不倍也。偕與倍通，猶背也。託，如論語可以託六尺之孤之託。惟不偕，故可以託，此互文也。詩邶風燕燕篇詩序曰，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箋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於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是也。畜，毛詩作勖。說文曰，勖，勉也。從力，冒聲。此古音也，以音近而異文。朱子曰，先君。

莊公也。寡人。莊姜自稱。言以先君之思勉我。使我常念之。是也。畜。古音與好諧聲。孟子曰。畜君者。好君也。今以思先君者。畜而好我焉。爲國家之爲去聲邶蒲對反媯居危反勖許玉反冒莫報反釋曰。襄二十五年左傳云。爲社稷死。爲社稷亡。其言亡也。則曰。行乎。蓋出亡也。引周官者。司門職文。此宋方氏慤說也。鄭注以詩爲衛定姜之詩。釋文云。此魯詩也。或曰。蓋韓詩於此與魯詩同。後漢書列傳云。鄭玄少從張恭祖受周官禮記韓詩。其說也。然則毛詩箋在後矣。故鄭禮注言詩者。與詩箋不同。詩燕燕云。遠送于野。則毛詩序其本義也。鄭箋云。戴媯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鄭言以禮義者。於經病添文也。今禮疏之病與箋同。禮

祭統云。孝者畜也。順於道不逆於倫。是之謂畜。鄭據以轉注焉。非毛詩義也。鄭注其家之老弱號呼稱寃無所告。此以一句讀之。是順經文者。乃申之曰無理也。使讀者惻然。長句中至老弱可微讀之。無理其家。豈不偝乎。

子云。有國家者。貴人而賤祿。則民興讓。尚技而賤車。則民興藝。故君子約言。小人先言。

鄭氏曰。人君貴尚賢者能者。而不吝於頒祿賜車服。則讓道興。賢者能者。人所服也。技猶藝也。人尚德不尚言。約與先互言耳。君子約則小人多矣。小人先則君子後矣。易曰。君子以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識音志行去聲

謹案人者。詩周頌所謂無競維人也。今國家不吝祿以貴

人。是所貴者必其人之宜祿也。民敢有爭心貪祿而不讓乎。技者。大學稱秦誓所謂人之有技也。若冉求之藝。有政事才而能知兵者是也。蓋非王制言執技事上而不與士齒者。彼乃曲藝云爾。豈賜車者歟。今國家不吝車以尚技。是所尚者必其技之多藝也。民敢有甘爲車僕而不通六經大藝乎。國家所貴尚者。以爲我國家之祿之車。猶未足章其所貴所尚者也。故言其不吝者曰。賤祿賤車。蓋以不吝明不驕也。虞書皐陶謨曰。敷納以言。明庶以功。車服以庸。誰敢不讓。周官鄉大夫曰。攷其德行道藝。皆非徒以言爲貴尚也。則君子小人之言可知矣。陶音遙

釋曰。鄭言讓道興者。統道藝而言也。引無競者詩周頌烈

文篇文。毛傳云。競彊也。鄭箋云。無彊乎維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彊矣。是也。詩大雅抑篇。則用周頌此文。衞武公其於此知貴人乎。論語有人也之稱。明其人足貴焉。禮文王世子篇言曲藝者。則云以其序謂之郊人。此周書立政篇所謂藝人也。是其人得偏端之曲藝也。詳尚書集注述疏。古稱六經曰六藝。尚書大傳云。學大藝焉。蓋藝莫大於六經。興學者必興藝矣。史記孔子世家稱其教弟子也曰。身通六藝者七十有二人。此弟子列傳所謂皆異能之士也。或曰。祿與車。禮制也。其不當言賤歟。殆記者之失也。非也。夫吝賞者。必以賞驕人。豈非貴祿賤車邪。鴻範八政。二曰貨。漢書所以登食貨志也。曷賤乎中庸乃曰。賤貨而貴

德。蓋言各有所當也。虞書堯典云。敷奏以言。明試以功。此與皋陶謨不同。而同蓋奏則必納焉。明試者。民衆皆明矣。

釋詁云。庶衆也。

子云。上酌民言。則下天上施。上不酌民言。則犯也。下不天上施。則亂也。故君子信讓以涖百姓。則民之報禮重。詩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施如字平聲涖音利芻初俱反蕘如遙反

鄭氏曰。酌猶取也。取衆民之言以爲政教。則得民心。得民心則恩澤所加。民受之如天矣。言其尊也。涖臨也。報禮重者。猶言能死其難。先民謂上古之君也。詢謀也。芻蕘下民之事也。言古之人君將有政教。必謀之於庶民。乃施之。難去聲

謹案國語曰。爲民者宣之使言。庶人傳語。而後王斟酌焉。蓋爲益下之施也。易傳言益下者。則以天施象之矣。是下天上施也。犯如孟子稱君子犯義之犯。蓋上不酌度而取民言。則於義有犯焉。而施乎下者。必無天澤。則民亂矣。書曰。罔不配天其澤。言治也。信不欺人。讓不專己。皆能酌也。報者報上施也。詩大雅板篇。詩說芻求草者。蕘采薪者。度徒洛反

釋曰。經言犯者。鄭注略焉。孔疏以犯爲犯上。於文未適也。民亂蓋因無天澤爾。孔疏以爲有君恩而不領。於義未析也。鄭注云。酌猶取也。鄭以爲酌度而取之也。孔疏云。酌取也。無猶之爲言。失其義矣。詩角弓云。如酌孔取。鄭箋云。孔

取詁度其所勝多少。凡器之孔。其量大小不同。其義也勝讀平聲。涖臨。詩采芑毛傳義也。民莫重於死。故鄭以死明重報焉。尙書說。民人也。商頌歌殷先王矣。而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蓋稱古之人君也。詢謀。釋詁文。鄭以謀申酌施也。引國語者周語文韋注云。爲治也。易象傳云。益損上益下。遂云。天施地生。其益无方。蓋天施則地承其施以生也。坊記所以惟言天施也。釋文施始豉反。蓋舊讀去聲。今讀如字。平聲。以舊讀失成文之聲也。古義不以四聲異也。篇中讀先後字亦然。引書者周書多士文。此倒文也。猶曰其澤罔不配天。此言殷先王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民不爭。善則稱人。過則稱己。則怨

益亡。詩云。爾卜爾筮履無咎言。

鄭氏曰。爾汝也。履禮也。言汝鄉卜筮。然後與我爲禮。則無咎惡之言矣。言惡在已彼過淺。鄉去聲

謹案詩衛風氓篇。爾者昔男子爾女子而告之。今女子述其辭也。履毛詩作體。其義通也。易傳言有禮者曰。故受之以履。禮祭義曰。禮者履此者也。大戴禮履此作體此。禮器曰禮也者猶體也。詩言民之爭怨者。女子始自以身從男子終爲所棄。雖食貧室勞之善而不見稱。惟歸過於室人。而有咎言。故女子乃爭而怨之曰。鄉者豈不告我云。既爲爾卜。既爲爾筮。於禮得吉。無咎言。蓋民之爭怨者有如此。由其善不稱人過不稱已也。氓莫耕反既爲之爲去聲

釋曰。履禮。爾雅釋言文。鄭釋此所引詩反其詩之本義焉。引詩者雖斷章取義。當於其詩無相反者。且其曰彼過淺。豈皆過則稱已乎。詩毛傳云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蓋毛据異文也。其釋體與書金縢說同。惟坊記引詩。子思子所傳也。詎宜以毛詩易之歟。卜筮爾吉。誘告之虛辭。其辭云履禮乎。斯所謂非禮之禮也。引大戴禮者曾子大孝篇文。此節鄭注。今孔疏無說焉。以上下諸節疏文參之。乃脫且誤也。

子云。善則稱人。過則稱已。則民讓善。詩云。考卜惟王。度是鎬京。惟龜正之。武王成之。度徒洛反 鎬乎老反

鄭氏曰。度謀也。鎬京鎬宮也。言武王卜而謀居此鎬邑。龜

則出吉兆正之。武王築成之。此臣歸美於君。

謹案詩大雅文王有聲篇。考。猶稽也。度。毛詩作宅。蓋宅則度之。此音近而義相生。故異文焉。若今文尙書宅皆作度也。鎬京猶洛師也。京。大也。猶師。衆也。春秋傳所謂衆大之辭也。詩自成王而言。亦子歸美於親。臣子一例也。蓋人莫尊於君親。此從上節言凡人相與者而遞進之。以起下二節君親之義。

釋曰。考卜者。鴻範之稽疑也。故詩毛傳云。考猶稽也。度。謀。釋詁文。鄭稱鎬宮。蓋猶詩京室然。非衆大之辭也。引春秋傳者。桓九年公羊傳文。鄭釋詩惟自臣而言。則經之爲文偏矣。孔疏申說亦不然。僖元年公羊傳云。臣子一例也。蓋

此皆例同。今陝西行省西安府長安縣古鎬京在焉。

子云。善則稱君。過則稱己。則民作忠。君陳曰。爾有嘉謀嘉猷。入告爾君于內。女乃順之于外。曰此謀此猷。惟我君之德。於乎是惟良顯哉。女與汝通於乎猶嗚呼

鄭氏曰。君陳蓋周公之子伯禽弟也。名篇在尚書。今亡。嘉善也。猷道也。於乎是惟良顯哉。美君之德。

謹案爾雅曰。元良首也。蓋君以良爲德。今稱君良德之顯焉。或曰。此言良臣也。董子引此而說之曰。古之良大夫其事君皆若是。亦一義也。書序曰。周公既沒。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作君陳。蓋正長也。成周在洛之東。故繫之曰東郊。成周之正。王官之長也。此君陳奉王命爲成周之正。而告

庶邦之臣者歟。若酒誥毖庶邦之臣也。故其辭稱爾君焉。如告庶官而入告天子。則當皆言我君矣。今告庶邦之臣則曰爾君。庶邦之臣自稱。則曰我君。蓋天子君天下。諸侯君其國也。毖音秘 長丁丈反

釋曰。鄭意君陳爲周公之子。鄭以此篇亡而意言之爾。今無以見其必爲周公之子也。夫周公既沒。三年喪畢。然後君陳可正成周。則成周無正不已久乎。且書序何以不言喪畢乎。王都之官。當喪畢而就之也。蓋異於諸侯自君其國者矣。東晉僞古文尚書孔疏不察焉。而反据之以譏鄭則妄也。經引君陳爲人臣受君之辭。今僞君陳則竄而爲人君告臣也。何其導諛乎。凡辯僞古文者。詳尚書集注述

疏釋詁云嘉善也繇道也猷與繇通董子說見春秋繁露竹林篇詩雨無正箋云正長也尚書說云毖戒也

子云善則稱親過則稱己則民作孝大誓曰予克紂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紂克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大音泰

鄭氏曰大誓尚書篇名克勝也非予武非我武功也文考文王也無罪則言有德也無良無功善也此武王誓衆以伐紂之辭也今大誓無此章則其篇散亡

謹案予我也紂殷王名所謂獨夫紂也朕亦我也古之通稱朕與予變文者迭稱故也生曰父死曰考文考以謚繫稱也

釋曰釋詁云勝克也則克亦勝也鄭轉注焉釋詁云予朕

我也天子稱朕秦以前未有此制也釋考義者曲禮文周書本典篇曰文考曰武考皆稱其謚也或曰文考文德之考通稱也非也鄭謂今大誓無此章此鄭据所見古文本也亦据今文本與古文所同者也孔疏乃謂鄭不見古文孔据僞古文云爾大誓逸文今猶有可攷者

子云君子弛其親之過而敬其美論語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高宗云三年其惟不言言乃讙弛式氏反讙音歡

鄭氏曰弛猶棄忘也孝子不藏記父母之過又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不以已善駁親之過高宗殷王武丁也名篇在尙書三年不言有父小乙喪之時讙當爲歡聲之誤也其既言天下皆歡喜樂其政教也駁邦角反

謹案禮說曰易稱幹父之蠱斯盡前愆也則親之過皆棄忘焉三年不言者尙書大傳謂未嘗言國事也讙古通歡鄭釋檀弓引此書者曰讙喜說也今此當同三年喪畢言乃喜說此以知三年不遽改而改於其後者皆善爲之也蠱音古 說音悅

釋曰釋詁云弛易也郭注云相延易釋文易以豉反盡凡事之相延易者漸棄忘而不覺矣商書有高宗之訓篇鄭書注謂其篇亡是也今僞者竄其辭於僞說命焉

子云從命不忿微諫不倦勞而不怨可謂孝矣詩云孝子不匱匱其媿反

鄭氏曰微諫不倦者子於父母尙和順不用諤諤論語曰

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此所謂不倦。匱之也。孝子無乏止之時。諤五各反幾平聲說音悅復扶又反

謹案從命不忿者。此言思諫時。知命不可從。而暫從命者也。此從命乃不得已。故以不忿明之。曾子曰。諫而不逆。又曰。諫而不用。行之如由己。明乎暫從命不逆而任過於己焉。曾子曰。士之孝也。以德從命。其從命之常。豈惟不忿已乎。勞而不怨者。苦之不以爲苦也。內則曰。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蓋與論語稱勞而不怨者同。詩大雅旣醉篇。毛傳曰。匱竭也。謂行有不得而竭極也。內則曰。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孰諫。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陷

於不義夫無不義則無得罪安見行有不得者故孝子不竭極焉曾子曰大孝不匱。孰古通熟　爭去聲

釋曰引不逆者大戴禮曾子大孝篇文下引大孝者同小戴禮祭義有取焉引不用者曾子事父母篇文引以德者曾子本孝篇文皆列大戴禮曾子十篇也或曰忿當作怠此破字釋之非經原文也曾子立孝篇云微諫不倦聽從而不怠或曰人子聽從所謂諫而不逆也惟不怠於諫焉或曰父母聽從其諫人子不因其聽從愛己遂以怠也彼欲破字者將由前一說釋之歟將別為以德從命者言不怠歟皆未察乎不忿之義也史記貨殖傳引周書則有匱與乏相因之說焉左傳於成九年稱代匱於成二年稱承

乏。左傳說以之互訓矣。此匱乏之爲乏止也。惟匱竭爲竭極者。鄭箋亦從毛傳而言之。蓋詩本義也。其義尤洽也。史記商君傳云。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謂士直言也。執古執字。執諫者。如物之待孰。宜不息亦不急也。爭猶諍也。卽諫也。鄭注諤諤釋文作鄂鄂。與曾子立事篇文同。

子云。睦於父母之黨。可謂孝矣。故君子因睦以合族。詩云。此令兄弟。綽綽有裕。不令兄弟。交相爲瘉。綽音卓瘉以主反

鄭氏曰。睦厚也。黨謂親也。合族謂與族人燕。與族人食。令善也。綽綽寬裕貌。交猶更也。瘉病也。更平聲

謹案族同姓九族也。爾雅釋親首曰宗族。次曰母黨。而不稱母族焉。上文言父母之黨。而此惟言族者。睦於父黨則

母黨可推也。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詩小雅角弓篇。釋曰。說文云。睦敬和也。夫敬以和者無不厚焉。古尚書說、九族者從高祖至玄孫。皆同姓。鄭駁許氏異義者從古說也。禮文王世子云。若公與族燕。則公與父兄齒。族食世降一等。禮大傳言合族者云。綴之以食而弗殊。鄭注據焉。合善。瘉病。釋詁文。孟子云。豈不綽綽然有餘裕哉。言其寬也。

子云。於父之執。可以乘其車。不可以衣其衣。君子以廣孝也。上衣去聲

鄭氏曰。父之執。與父執志同者也。可以乘其車。車於身差遠也。謂今與己位等。差初賣反

謹案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

退。不問不敢對。此孝子之行也。蓋父之執友。非僚友交遊。比矣。故孝子敬之如此。今雖與己位等。不敢以服章之同而忘敬焉。孝經說有廣敬之義。皆廣孝而推之矣。行去聲 僚與寮通

釋曰。差遠。猶較遠。孔疏云。若尊卑懸絕。不可傳通衣服。故知與己位等。此申鄭意焉。曲禮云。僚友稱其弟也。執友稱其仁也。交遊稱其信也。蓋三者。惟執友則志同矣。服章詳書皋陶謨。

子云。小人皆能養其親。君子不敬。何以辨。養去聲

鄭氏曰。辨。別也。

謹案。曾子曰。君子之孝也。忠愛以敬。又曰。盡力無禮。則小

人也。孝經曰。禮者敬而已矣。故曾子曰。養可能也。敬爲難。敬可能也。安爲難。安可能也。卒爲難。君子必勉其難。豈有餘於敬之外乎。安者敬以安也。卒者敬以安而能終也。

釋曰。別。如論語不敬何以別乎之別。言當明辨之也。引君子小人者。大戴禮曾子立孝篇文。引爲難者。禮祭義文。曾子大孝篇略同。

子云。父子不同位。以厚敬也。書云。厥辟不辟。忝厥祖。辟音璧

鄭氏曰。同位。尊卑等。爲其相褻。又曰。厥。其也。辟。君也。忝。辱也。爲君不君。與臣子相褻。則辱先祖矣。君父之道。宜尊嚴。

爲其之爲去聲褻息列反

謹案。孝經曰。父子之道。天性也。君臣之義也。故曰。君親臨

之明乎父尊子卑猶君尊臣卑其位則以尊臨卑而不同

也書逸書

釋曰厥其忝辱釋言文辟君釋詁文書爲逸書者鄭不知其篇名春秋繁露引之亦無篇名也今僞大甲襲之爾

子云父母在不稱老言孝不言慈閨門之內戲而不歎君子以此坊民民猶薄於孝而厚於慈

鄭氏曰孝上施言慈則嫌下流也戲謂孺子言笑者也孟子曰舜年五十而不失其孺子之心歎謂有憂戚之聲也

謹案曲禮曰恆言不稱老謂爲人子者也孝經曰慈愛恭敬安親揚名其言慈者慈於親也言慈節言孝也若內則言事父母者慈以旨甘也孝經固不言慈子也列女傳曰

老萊子孝養二親。行年七十。嬰兒自娛。著五采衣蓋戲以娛親者有然。曾子曰。孝子唯巧變。故父母安之。今經言戲而不歎。其巧變之類也。著直略反

釋曰。鄭引孟子文。蓋如古檃栝引經法。約數章之義而引之。故其文不同而義同。或以為孟子逸篇。非也。引巧變者曾子事父母篇文。巧猶善也。孔疏本經文民猶薄於孝。今据焉。唐石經作民猶有薄於孝。今攷篇中諸文。猶下有字。或用。或不用。二者皆通例也。

子云。長民者朝廷敬老。則民作孝。長丁丈反

鄭氏曰。長民謂天子諸侯也。

謹案。王制曰。八十杖於朝。七十不俟朝。祭義曰。七十者不

有大故不入朝。若有大故而入。君必與之揖讓而后及爵者。是朝廷敬老也。朝廷貴爵、且必敬老。則天下無不敬老者矣、

釋曰。不俟朝者。王制注云。大夫士之老者。揖君則退、是也。若有大故而入者。祭義注云、謂致仕在家者、是也、或曰。凡朝命治事之所。古皆通曰朝廷。若孟子於公行子家而稱朝廷也。然自天子諸侯之朝而言、尤見其敬老之至焉、行讀若杭、

子云、祭祀之有尸也。宗廟之有主也。示民有事也、脩宗廟敬祀事教民追孝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

鄭氏曰、有事有所尊事也、

謹案尸。象神者也。曲禮稱孫爲王父尸。古禮有然。主依神者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用栗者。藏主也。蓋以藏於宗廟焉。由此經言之。凡宗廟皆有主矣。今禮亦然。儀禮少牢饋食禮曰。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大夫祭稱也。則主稱可推矣。方氏曰。追孝者祭統所謂追養繼孝也。少去聲食音嗣妃滂佩反

釋曰。釋親云。父之考爲王父。引公羊傳者文二年文。何注云。主狀正方穿中央。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一尺。是也。許氏愼謂大夫士無主。鄭氏說同。徐氏邈駁之。禮家說各執焉。奚不察於坊記此經也。禮說。伯某字也。其仲叔季亦然。某妃。伯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繫所配者氏也。

子云。敬則用祭器。故君子不以菲廢禮。不以美沒禮。故食禮。主人親饋則客祭。主人不親饋則客不祭。故君子苟無禮。雖美不食焉。易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禴祭。寔受其福。詩云。既醉以酒。既飽以德。以此示民。民猶爭利而忘義。菲音匪食禮之食音嗣禴音藥寔與實通

鄭氏曰。祭器籩豆簠簋鉶之屬也。有敬事於賓客則用之。謂饗食也。盤盂之屬爲燕器。君子不可以其薄不及禮而不行禮。亦不可以其美過禮而去禮。禮主敬。廢減之。是不敬。東鄰謂紂國中也。西鄰謂文王國中也。易辭在既濟。既濟離下坎上。離爲牛。坎爲豕。西鄰禴祭則用豕與。言殺牛而凶。不如殺豕受福。喻奢而慢。不如儉而敬也。春秋傳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信矣。引詩者。言君子饗燕。非專爲酒殽。

亦以覲威儀講德美饎音熾鉶戶經反饗食之食音嗣盂音于與平聲

謹案易既濟九五爻辭此其卦離下坎上而又互焉鄭氏周易注曰既濟互坎互離離為日坎為月日出東方東鄰象也月出西方西鄰象也禴夏祭之名是也蓋九五坎體而互離離主夏萬物由是長故夏禴以薄為時義焉六二離體而互坎離得坤中為牛坎為血此殺牛盛禮非夏禴時所宜之義故象曰東鄰殺牛不如西鄰之時也天下大難既濟之時位九五而主祭者禮從儉薄以叶時宜如夏禴之時義乃為福也詩大雅既醉篇經於此節獨言以此示民者明乎上下文言以此坊民亦皆示民也互相備也

長丁丈反難去聲

釋曰祭器籩以竹豆以木簋黍稷器鉶羹器論語馬注云菲薄也詩瓠葉序云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客祭謂祭始爲飲食者周易鄭注見坊記此節疏及詩天保疏釋文寔易作實蓋義同經曰以此示民禮家說不承經首節言坊者以貫之而謂此不言坊民也失之矣瓠戶故反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齊側皆反醍音體度如字

鄭氏曰戒謂散齊也承猶事也淫猶貪也澄酒清酒也三酒尙質不尙味上下猶尊卑也主人主婦上賓獻尸乃後

主人降洗爵獻賓又曰祭有酒肉羣昭羣穆皆至而獻酬之咸有薦俎堂上堂下言觀者謂祭時肅敬之威儀也卒盡也獲得也言在廟中者不失其禮儀皆歡喜得其節也醻與酬通

謹案周官酒正有醴齊醍齊之名今曰酒者通稱也詩小雅楚茨篇齊才細反茨徐咨反

釋曰說文云承奉也謂奉事焉鄭言獻尸獻賓及薦俎者約儀禮特牲饋食禮而言也釋詁云卒終也終則盡矣醍齊從禮運鄭注引文周官今本作緹齊酒成色紅也

子云賓禮每進以讓喪禮每加以遠浴於中霤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示遠也殷人

弔於壙周人弔於家示民不偝也子云死民之卒事也吾從周以此坊民諸侯猶有蔓而不葬者霤力救反飯上聲殯賓去聲壙音曠鄭氏曰遠之所以崇敬也阼或爲堂既葬哀而哭踊於是弔之從周周於送死尤備也踴音勇

謹案飯者不忍虛其口也檀弓曰飯用米貝祖者及至葬而祖奠也猶生時祖餞以祖爲行之始也室有兩霤故謂中室曰中霤牖下南牖之下阼東階也壙謂襄土之域不葬謂不會葬也明其不弔也此承弔之示民不偝而言春秋昭公六年春正月葬秦景公左傳曰大夫如秦葬景公禮也然春秋時諸侯以侵伐故則有蔓而不葬者斯偝之矣僭充欽反

釋曰。喪禮說。踊跳躍也。凡言室制者。參朱子儀禮釋宮而攷焉。周官說。竁穿壙也。曲禮云。天子死曰崩。諸侯曰薨。春秋於諸侯薨而會葬者。皆書曰葬某公。左傳則於昭十六年明其例焉。若夫春秋以隱公之弒也。惟書曰公薨。左傳云。不書葬。不成喪也。此不書葬。非不葬也。且坊記下文又別言子弒其父者。故知此爲不會葬也。

子云。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教民追孝也。未沒喪不稱君。示民不爭也。故魯春秋記晉喪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以此坊民。子猶有弒其父者。弒不作殺

鄭氏曰。升自客階。受弔於賓位。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卽父位也。沒終也。春秋傳曰。諸侯於其封內

三年稱子。至其臣子。踰年則謂之君矣。奚齊與卓子。皆獻公之子也。獻公卒。其年奚齊弒。明年而卓子弒矣。弒父不子之甚。

謹案周官大行人稱大賓。小行人稱小客。今言客又言賓。互文也。下殺上曰弒。未踰年之君稱曰君之子。殺之與弒君同。故皆書曰弒。書其罪也。

釋曰。禮說阼階在東。主位也。客階在西。釋詁云。卒。終也。沒猶卒也。引春秋傳者。文九年公羊傳文。凡言賓客。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今以對文而互言爾。書顧命有賓階之稱。經上文曰。民猶得同姓以弒其君。陸氏本作以殺。釋文殺音試。本又作弒。經此文曰。弒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陸氏

本作殺其。釋文。殺音試。注及下同。一音如字。經此文曰。子猶有弑其父者。陸氏本亦作殺其。故先曰下同也。蓋本又作弑。以釋文上下推之。經文當一例焉。唐石經坊記初刻云。弑其君之子奚齊。及其君卓。此於春秋叶矣。其後改刻作殺其。則惑也。春秋。僖公九年。冬。晉里克弑其君之子奚齊。十年。春。晉里克弑其君卓子。此公羊所傳經也。左氏穀梁皆作殺其君之子。異於書弑之文譌也。卓子。左氏穀梁無子字。與坊記稱卓同。

子云。孝以事君。弟以事長。示民不貳也。故君子有君不謀仕。惟卜之日稱二君。喪父三年。喪君三年。示民不疑也。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故天子四海之內無客禮。

莫敢爲主焉。故君適其臣。升自阼階。卽位於堂。示民不敢有其室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以此坊民。民猶忘其親而貳其君。弟音悌長丁丈反喪平聲

鄭氏曰。不貳。不自貳於尊者也。自貳。謂若鄭叔段者也。君子有君。謂君之子。父在者也。不課仕。嫌遲爲政也。卜之日。謂君有故而爲之卜也。二當爲貳。惟卜之時。辭得曰君之貳某爾。晉惠公獲於秦。命其大夫歸擇立君。曰。其卜貳圉也。不疑。不疑於君之尊也。君無骨肉之親。不重其服。至尊不明。又曰。父母在。身及財皆當統於父母也。有。猶專也。臣亦統於君。車馬家物之重者。而爲讀爲去聲圉音語

謹案孝經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悌。故順

可移於長。蓋移以事之也。弟猶悌也。詩言周之誥謀者曰。
武王豈不仕。毛傳曰。仕事也。然則謀仕者謀政事也。喪禮。
子爲父。臣爲君。皆斬衰三年。爲去聲衰七雷反
釋曰。鄭注云。不謀仕。嫌遲爲政也。鄭据晉語言之。蓋驪姬
譖太子申生者。用此嫌矣。其譖於獻公曰。君耆老而授之
政。彼得政而行其欲。得其所索。乃其釋君。蓋嫌遲爲政也。
釋謂舍之。不害也。遲讀如字。釋文遲直志反。其讀失之。非
鄭意也。襄二十六年左傳言宋伊戾誣太子痤者曰。欲速。
亦鄭所据也。引詩者。文王有聲文。毛傳釋仕者。古訓也。表
記引此詩。鄭注亦云。仕之言事也。今謂不謀政事焉。孔疏
以仕官言之。非也。或以此爲君子筮仕歟。安見始謀仕者

必二君乎且卜後事君是有君而謀仕矣經不當云有君不謀他仕乎鄭以二爲貳據上下文皆作貳焉貳因二而名易言二篇者則曰篇貳此所由致誤爾晉語云太子君之貳也鄭叔段見左傳隱元年晉惠公見左傳僖十五年

子云禮之先幣帛也欲民之先事而後祿也先財而後禮則民利無辭而行情則民爭故君子於有饋者弗能見則不視其饋易曰不耕穫不菑畬凶以此坊民民猶貴祿而賤行菑音緇畬音余賤行之行去聲

鄭氏曰此禮謂所執之贄以見者也既相見乃奉幣帛以脩好也或云禮之先辭而後幣帛財幣帛也利猶貪也辭辭讓也情主利欲也饋遺也不能見謂有疾也不視猶不

内也。易言必先種之乃得穫。若先菑乃得畬也。安有無事而取利者乎。田一歲曰菑。二歲曰畬。三歲曰新田。行。猶事也。言務得其祿。不務其事。遺于季反 内音納

謹案禮說曰。辭者。行禮之辭。若孟子稱辭曰餽贐。辭曰聞戒。蓋禮皆有處也。無辭而行情者。若孟子稱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由是民爭迎合矣。餽與饋通。易蓋易古本異文。或曰。易无妄六二爻辭曰。不耕穫。不菑畬。凶。則利有攸往。今本脫凶字焉。象傳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今以卦位三才言之。二在地上。所謂在田也。其象耕穫於菑畬也。此對天下雷行之時。震東主春。動得乾陽。宜往外東作。如謂不耕而穫。不耕者乃不菑而畬。是不

往作亦得也。是妄也。凶也。安見偶有妄得為既富之吉乎。故象傳曰。不耕穫。未富也。惟六二中正之陰。往外而應九五中正之陽。動作因天時。明彼不往作之凶。則利有所往。故序卦曰。復則不妄矣。六二陰柔。靜待於內。其中虛巽中孚之實。懼其不往外而有妄。故先言凶以戒之。此言凶而有則之為言者。其例猶蠱則飭也。而子思子節引焉。今宜會通矣。處上聲　蠱音古

釋曰。漢志云。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无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由是推之。今本易從費氏經者。既與古文同。而无妄六二爻辭脫凶字。何也。其脫於先秦古文者乎。呂氏春秋貴因篇言因紂亂者云。適令武

王不耕而穫。此用易文也。其時所見本。必已脫內字焉。如非然也。豈謂武王爲凶乎。漢志於中古文言中者。猶今言內府也。爾雅釋地云。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詩采芑毛傳同。禮疏据之。謂鄭注誤焉。或曰。說文云。畬。二歲治田也。易无妄虞氏注云。田在初。一歲曰菑。在二。二歲曰畬。蓋與鄭注同。其古本爾雅有異文歟。堯典云平秩東作。蓋仲春也。

子云。君子不盡利以遺民。詩云。彼有遺秉。此有不斂穧。伊寡婦之利。故君子仕則不稼。田則不漁。食時不力珍。大夫不坐羊。士不坐犬。詩云。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以此坊民。民猶忘義而爭利以亡其身。穧才計反 菲芳尾反

鄭氏曰君子不與民爭利也詩言穫者之遺餘捃拾所以爲利食時謂食四時之膳也力猶務也天子諸侯有秩膳古者殺牲食其肉坐其皮不坐犬羊是無故不殺之葑蔓菁也陳宋之閒謂之葑菲蒠類也下體謂其根也采葑菲之菜者采其葉而可食無以其根美則幷取之苦則棄之幷取之是盡利也此詩乃故親今疏者言人之交當如采葑采菲取一善而已君子不求備於一人能如此則德美之音不離令名我願與汝同死矣論語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也捃居運反蔓音富離力智反

謹案詩小雅大田篇詩說秉禾把也穧謂秉之齊束者毛詩作此有滯穗蓋與坊記互異其文而詩義皆同玉藻云

犬羊之裘不裼。謂庶人無文飾也。如大夫坐羊皮。士坐犬皮。則無遺利於裘用犬羊之民矣。詩。邶風谷風篇。凡盡利而采之無遺者。必至求備而棄之不采。其求備也。卽其盡利之心所因以求之也。求不能備。斯不能遂其采之無遺者矣。有不貪戾而終棄之乎。非其忘義而爭利乎。殉利死爭。以亡其身。安聞德音。其願與之同死者何人也。穗音遂裼音惕

邶蒲對反殉徐閏反

釋曰。春秋繁露制度篇引詩大田此文。與坊記同。亦異毛詩也。禮內則稱春膳膏薌。夏膳膏臊。秋膳膏腥。冬膳膏羶。蓋四時之膳也。周官庖人。鄭作香。內則秩膳注云。秩常也。玉藻云。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鄭注用之。惟

有故而殺。又何爲不坐邪。鄭於義未悉也。詩谷風鄭箋釋葑菲云。此二菜者。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是也。禮疏云。根美無幷取其根。不盡利也。根惡無幷棄其葉。不求備也。疏以爲鄭前釋不盡利。正合記文。後釋不求備。與記意稍乖。朱子從疏說。亦謂此只重不盡利也。斯未審記意當二者相因歟。谷風之詩曰。宴爾新昏。不我屑以。其言夫婦也明矣。故齊魯韓三家谷風遺說。皆自夫婦言之。與毛詩說同。禮疏謂鄭注記時未見毛傳。不知夫婦相怨。謂交友相與所以云。故親今疏。此失鄭意也。鄭注言人之交者。統凡有人之交而言。則夫婦在其中矣。曲禮言男女者云。非受幣不交不親。猶詩關雎云。琴瑟友之。故記下

文云男女無媒不交。鄭注酌焉。鄭以記引此詩非專言夫婦也故統言之蓋善於經矣。

子云。夫禮坊民所淫章民之別使民無嫌以爲民紀者也故男女無媒不交。無幣不相見。恐男女之無別也。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詩云。伐柯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蓺麻如之何。横從其畝。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與娶通從子容反蓺與藝通告音谷

鄭氏曰。淫猶貪也。章明也。嫌嫌疑也。重男女之會。所以遠別之於禽獸也。有幣者必有媒。有媒者不必有幣。仲春之月會男女之時。不必待幣也。獻猶進也。伐柯伐木以爲柯也。克能也。蓺猶樹也。横從。横行治其田也。言取妻之法必

有媒如伐柯之必須斧也取妻之道必告父母如樹麻當先易治其田鄭讀從如字　易以智反

謹案紀理也詩齊風南山篇伐柯毛詩作析薪今坊記稱伐柯其義猶豳風然詩說東西曰橫南北曰從經言坊民而民踰坊者皆在所引文之下此獨在所引文之上者明其餘諸文亦宜上下互推也其他又有不言以此坊民者省文也以其爲坊民可互明也豳音彬

釋曰詩假樂云之綱之紀鄭箋云謂立法度以理治之也白虎通云紀者理也周官媒氏云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中與仲通禮說云奔非淫奔也內則云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蓋奔者有媒而納徵之幣或不足焉

橫。毛詩作衡。蓋古通也。從。詩釋文引韓詩作由。遂引韓詩說云。東西耕曰橫。南北耕曰由。則由亦從也。鄭讀從如字。釋詁。由從義同。詩蕩毛傳。由。行義同。鄭釋橫從爲橫行。本韓詩而變其說也。豈叶乎。或曰橫行亦作遊行。釋文可攷焉。蕭遊行者或橫或從也。克能釋言文。經曰以此坊民。民猶有自獻其身。陳氏澔謂此經文當在所引文之下。蓋以類推之未察於文法之變也

子云。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別也。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以此坊民。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取皆讀娶去上聲

鄭氏曰。厚猶遠也。妾言買者。賤之也。士庶之妾恆多凡庸有不知其姓者。吳大伯之後。魯同姓也。昭公取焉。去姬曰

吳而已。至其死亦略云孟子卒。不書夫人某氏薨。孟子蓋

其且字。太音泰

謹案厚別。謂加意別焉。子宋姓。魯昭諱孟姬爲孟子。蓋魯昭夫人之至也。以春秋凡書夫人者例之。當曰夫人姬氏至自吳。魯春秋難乎書同姓。則書曰夫人至自吳而姬氏不書。去姓也。魯猶秉周禮。今於史文之直見之。故子思子稱焉。若孔子所脩者。又削史文。惟曰哀公十有二年夏五月甲辰。孟子卒。此所謂春秋之稱微而顯也。如屬乎他夫人之辭。而比其事焉。則其爲取同姓可知矣。有音又。屬音燭。比毗志反

釋曰。鄭注別本云。妾言買者。以其賤。同之於衆物也。今不從別本而從內府定本焉。說文云。且薦也。蓋承藉而薦之

也禮說云人之字以敬其名者則以字薦之儀禮鄭注每云且字也或釋坊記此注云聊且字之非也猶秉周禮閔元年左傳文微而顯成十四年左傳文禮經解云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謂屬合比謂比次

子云禮非祭男女不交爵以此坊民陽侯猶殺繆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繆與穆通）

鄭氏曰交爵謂相獻酢陽侯繆侯同姓也以貪夫人之色至殺君而立其國未聞大饗饗諸侯來朝者也夫人之禮使人攝（酢才洛反　朝音潮）

謹案陽國名春秋曰齊人遷陽繆古通穆諡也淮南子繆作蓼高氏曰蓼侯皋陶之後是也以書法參之經稱二侯

當皆以國書於其夫人而曰竊。明其殺必爲陰謀矣。大饗再祼。夫人拜送爵。無賓酢夫人者。不交爵也。周官大行人曰。王禮再祼而酢。此王饗禮上公。后於再祼拜送爵也。鄭司農曰。而酢報飲王也。蓋非賓交爵酢后焉。則王饗同姓者可推也。則諸侯同姓相饗者亦可推也。惟拜送爵時得見夫人。乃有陽侯之謀。由是拜送爵禮廢。則使人攝矣。參朗烏反祼古亂反

釋曰。儀禮特牲饋食禮。此士之祭禮也。而其上以此推矣。其禮主婦獻尸。尸酢主婦。所謂交爵也。周官內宰云。凡賓客之祼獻瑤爵。皆贊。此贊后再祼亞獻而用瑤爵之禮也。彼注云。謂王同姓及二王之後來朝覲爲賓客者。是也。二

王之後用上公禮也諸侯有相朝之禮主國亦曰來朝遂相饗焉周官大宗伯云大賓客則攝而載祼此攝酌禮也以君無酌臣也非因廢禮而攝也其因廢禮而攝者亦卽此以明徵經曰禮非祭男女不交爵而孔疏言大饗亦交爵也則經文上下何以能貫乎諸家不察孔疏之非而反疑經者多何邪孔疏言饗異姓則使人攝者亦非也饗異姓則無夫人之禮何以攝爲大宗伯所謂攝者非以其異姓也皆失鄭意也引春秋者閔二年文陽國近齊故遷之繆周官內宰注引作穆蓋古通也孔疏言陽繆是諡夫繆諡然矣諡法有煬無陽豈叶乎孔疏言取其夫人褻其國而自立則經何以言竊乎引淮南子者氾論篇文文五年

左傳云楚子燮滅蓼臧文仲曰臯陶庭堅不祀忽諸淮南子高誘注据焉蓼國近楚故滅之若夫陽侯殺蓼侯其時蓼又立君故坊記不言滅也氾與汎通

子云寡婦之子不有見焉則弗友也君子以辟遠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則不入其門以此坊民民猶以色厚於德見賢遍反辟與避通遠去聲

鄭氏曰有見謂睹其材藝也同志爲友大故喪病也睹與覩通

謹案友者執友也其執志同是其所親也辟遠者去嫌疑也朋友之交者以朋兼交遊別執友而備言所交也

釋曰睹猶覩也其有著見則覩之矣或曰見如論語從者見之之見謂其親戚與俱見者非也有與俱見遂無嫌疑

乎。從讀去聲。周官大司徒云。以本俗六安萬民。四曰聯師儒。五曰聯朋友。鄭彼注云。同師曰朋。同志曰友。蓋鄭對師儒而言也。論語鄭注有其文。同師作同門。亦斯義焉。鄭坊記注。不以師門釋朋者。明朋非專在師門也。當以交遊統稱朋矣。詩常棣云。每有良朋。又云。不如友生。彼朋亦友也。是通言矣。諸經亦或然。今坊記此文必別言者。以上言友下言朋友之交故也。

子云。好德如好色。諸侯不下漁色。故君子遠色以爲民紀。故男女授受不親。御婦人則進左手。姑姊妹女子子已嫁而反。男子不與同席而坐。寡婦不夜哭。婦人疾。問之不問其疾。以此坊民。民猶淫佚而亂於族。好遠皆去聲佚音逸

鄭氏曰。好德如好色。此句似不足。論語曰。未見好德如好色。疾時人厚於色之甚而薄於德也。不下漁色。謂不內取於國中也。內取國中。爲下漁色。昏禮始納采。謂采擇其可者。國君而內取。象捕魚然。中網取之。是無所擇也。不親者不以手相與也。內則曰。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御者在右。前左手則身微背之也。女子十年不出。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遠別也。不夜哭。嫌思人道也。不問其疾嫌媚。略之也。問增損而已。亂族。犯非妃匹也。取與娶通中網讀中去聲遠同上妃古通配

謹案好德如好色。猶大學言明德誠意者如好好色也。諸

侯不下漁色謂當好德焉後世之制官吏毋得以部民女子爲妻妾不下漁色也女子子者明此女子爲己子也反謂歸寧父母時也魯季氏之婦敬姜朝哭其夫穆伯孔子稱其知禮矣淫佚者淫以佚也佚者逸也如好好色下好上聲

釋曰經稱好德如好色鄭以句似不足疑此焉因論語孔子言未見者而致疑爾鄭未察此乃子思子言之也僖二十五年公羊傳云宋三世無大夫三世內娶也此譏其內娶大夫女也鄭注酌焉取與娶通女子十年不出禮內則文歸寧父母詩葛覃毛傳宜從也魯語云公父文伯之母朝哭穆伯而暮哭文伯仲尼聞之曰季氏之婦可謂知禮矣愛而無私上下有章蓋穆伯者文伯之父也文伯卒其

母敬姜哭之。此以其暮哭子。遂追言其朝哭夫。非並喪也。

韋注云。禮寡婦不夜哭。據此義也。公父讀父若甫。經曰夫禮坊民所淫。其淫之甚者淫以佚。經文曲達焉。釋文泆音逸。本又作佚。蓋義同。

子云。昏禮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恐事之違也。以此坊民。婦猶有不至者。迎去聲見賢遍反

鄭氏曰。舅姑妻之父母也。妻之父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父戒女曰。夙夜毋違命。母戒女曰。毋違宮事。不至。不親夫以孝舅姑也。春秋成公九年春二月。伯姬歸于宋。夏季孫行父如宋致女。是時宋共公不親迎。恐其有違而致之也。父與甫通共音恭

謹案承奉也。壻親迎而舅姑俾女子子承奉之。故曰承子。不至不來也。詩國風序曰。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毛傳曰期而不至也。序曰。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隨。毛傳曰。時有違而不至者。蓋女違男也。於是乎親迎者有言。則男女相違矣。君子曰。今瀕嫁而逃者何多也。序其信乎。○經曰。大爲之坊。民猶踰之。非謂民踰禮坊而不可止也。蓋謂所以助禮之坊者宜明也。故分節而列其踰禮坊若斯。則所以助禮之坊者不煩言而明矣。臯陶謨曰。天秩有禮。自我五禮五庸哉。又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君子若虞之伯夷者。迪民以天秩之禮。折民以天討之刑。其播告之

命協於天矣。此臯陶所以能明刑而化莠民也。周盛時。禮自天子出。征伐亦自天子出。魯語所謂大刑用甲兵也。其君子禮行。非措刑而刑措。民皆從命。蓋民踰坊而終不踰矣。子思子閔周衰時之變。能不懷古君子乎。老子導民。將以愚之。非明之以禮。申韓不知禮而尚刑。其命民皆失也。坊非所坊也。欲安國民者奚不念子思子言爲哲學哉。刺七賜反　丰音豐　倡音唱　和去聲　瀕音濱　措七故反

釋曰。鄭言外舅外姑者。釋親文。言毋違者。士昏禮記文。言致女者。春秋穀梁傳說也。鄭禮器注云。致之言至也。極也。此以言坊記謂事之不至焉。此鄭義也。釋詁云。來至也。則至亦來也。士昏禮曰。婦至。其祝辭曰。來婦。則坊記可明矣。

尚書說五禮與周官說同詳上文疏釋詁云庸常也魯語云刑五而已大刑用甲兵其次用斧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笮薄刑用鞭扑此於皋陶五刑近之矣史記周本紀云成康之際刑錯四十餘年不用錯與措通置也史記列傳申不害韓非與老子同傳焉蓋申韓刑名皆原於老子道德之意也

禮記子思子言鄭注補正卷一終

門弟子校栞於讀書堂